

·仁智坛·

□王平

《西游记》里的“两种自由”

风雨栅子口

□王君慧

卢梭说:人生而自由,却无往不在枷锁中。

“人生而自由”,意思是说,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。人们穷其一生,都在努力追求自由。按照思想家柏林的观点,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。消极自由是一种外在自由,指人们突破了外力控制,进入不受干预、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自由状态。相比之下,积极自由是一种内在自由,指人们找到了精神信仰,藉此进入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自由状态。信仰是人类超越生命限度的本能,生命只有融入信仰,才有永恒意义。

“无往不在枷锁中”,意思是说,自打从娘肚子出来后,人们就背负着两大枷锁,从而不容易得到自由。第一个枷锁是外在枷锁,指各种各样的外在控制,如缺钱、生病、坏人绑架等,让人们无法“放飞自我”,无法“自由呼吸空气”。第二个枷锁是内在枷锁,指人们因为无知,找不到精神信仰;或虽寻得精神信仰,但无法坚守。前者属于认识论上的“有限理性”,后者属于伦理学上的“有限德性”。“有限理性”指人们做不到孔子说的“四十不惑”,无法“活得明白”。“有限德性”指人们做不到孔子说的“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”,无法“活得漂亮”。显然,外在枷锁让人们丧失了消极自由;内在枷锁让人们丧失了积极自由。

下面以《西游记》为例,分析人们如何突破两大枷锁,实现两种自由。

第一,在《西游记》里,唐僧动辄喊“徒弟,为师饿了”,以及动辄被妖怪绑在洞里,都属于消极自由的丧失。如何才能打破外在枷锁,恢复消极自由?一方面,要有

能力。面对各种外在强制或外在枷锁,能力是硬核。如果孙悟空手无缚鸡之力,唐僧焉能吃饱饭,又焉能从妖怪洞里逃出来?另一方面,要降低生活标准。唐僧动辄喊“徒弟,为师饿了”,这里的饥饿就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在枷锁。好在唐僧有个优点,有粗茶淡饭即可。徒弟随手摘两个桃子,唐僧就能满足,就能实现消极自由。正所谓“欲望克一层,世界阔一层。”相反,如果唐僧“槽讲究”,餐餐都是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达不到标准就寻死觅活;如是,师徒几人就要花大量精力去赚钱、请厨师、购置流动厨房,才能打破这个枷锁。

那么,唐僧何以能够降低生活标准?这背后是审丑思维在起作用。所谓审丑思维,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,努力发现各种诱人现象背后的丑陋本质。比如,很多人对香烟着迷,所谓“饭后一根烟,快活似神仙”。审丑思维总是把香烟与“病变腐烂的黑色肺部、溃烂的口腔和残缺歪裂的黑黄牙齿、流脓的畸形脚趾”联系在一起。审丑思维让人们一下子看清事物背后的真相,从而人们愿意在物质世界“做最大的减法”,愿意过“断舍离”的生活,愿意以最简单标准维持生命循环。

第二,在《西游记》里,唐僧获得了消极自由后,还要赶紧打破“有限理性”和“有限德性”的内在枷锁,追求积极自由。首先,唐僧在观音菩萨的点化下,打破“有限理性”枷锁,获得了他所追求的精神信仰。这是追求积极自由的第一步。古人云: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。”意思是说,如果找不到精神信仰,生命不过是黑漆漆的长夜。

其次,唐僧在找到信仰后,为了坚守信仰,努力突破各种诱惑,以打破“有限德性”枷锁。这是追求积极自由的第二步。相比第一步,第二步更难做到,所谓“初心易得,始终难守”。《西游记》中的八十一难,大多围绕唐僧如何突破诱惑而展开。若唐僧贪慕美色,和女儿国国王成亲;或者唐僧害怕黄袍怪淫威,不敢百花羞公主带信,都让追求积极自由的工作前功尽弃。

从逻辑上讲,一个人要突破诱惑,需具备两种力量。首先,精神信仰对突破诱惑,能起到“定海神针”作用。面对诱惑的勾引,精神信仰并非软弱无力,它自身具有强大的反击功能。质言之,精神信仰能给人带来“富贵不淫,威武不屈,贫贱不移”以及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内生力量。这种力量让人们有“浩然正气”,能够“压制”诱惑。西行路上,唐僧多次陷入绝境,但他一直不改初心,所谓“宁可西去而死,绝不东回而生”,这就是信仰的内生力量。其次,要突破诱惑,前述审丑思维同样不可缺少。审丑思维犹如“火眼金睛”,让人们看穿诱惑“画皮”,直接把诱惑“解构”掉。唐僧所译《心经》云: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。”意思是说,一旦透过现象看本质,就会发现所有诱惑背后都藏着丑陋,不值得为之疯狂。拥有审丑思维带来的智慧与通透,人们就能做到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,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。

如果我们能在《西游记》里读到“两种自由”,以及唐僧为实现“两种自由”而做出的努力,可谓有趣也有意义。(作者简介:王平,政治学博士、法学博士后,现任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)

盛世颂歌七绝

□岑传忠

举国同心北斗齐,长城皓月贯相依;
力推科技宏图展,直上天河云作梯。

怀宣

□谢永思

宣城历史悠久,江城如画,素有南宣北合之称。

昔齐,谢朓为宣城内史,城北建楼,常于楼中,邀群贤,以酒话宣城盛世,诗仙李白因酒来宣城游,独坐敬亭山,登谢朓楼,千古绝唱。

敬亭山云鸟相映,鸟飞云散,人与山相对,人不厌山,山不厌人。

谢朓楼城外,秋景如画,有宛溪白溪二水,分绕郡城,各有一桥,二水环流如明镜之相映,双桥对衬,如长虹之对悬。

人烟村落,橘柚飘香,李白登楼赋诗,怀念谢公。以诗言酒,千古留芳。

宣城是我第二故乡,退休离开宣城已26载了,宣城锦秀山川,历历在目,今年高八十八又六,虽恋它而身心不能为也,偶恋切沏半杯白酒,其香味美,不减当年。

秋景

□李家树

秋天到西村去赏景

周末出去赏景
秋天就到西村来

一起在走有福
走在一起有緣

河滩挤满了青菊
花菊散养在坡上

田埂上找到了童年
村头口望见了乡愁

消磨了半辈子时光
在西村
日子一下子变得金黄

红山果

走进丫山古道
古道也刚走进秋天

昨夜那个叫秋天的女子
拎着水壶
把天空打扫了一遍

一觉醒来
红果树自己抖落一下
哦,红山果不是露珠
她在晨光的微曦中
咪咪地笑呢



荷趣(书画)

□王义凤 作

·人间笔记·

念在山水间

□韵秋

隐隐,“小樵夫”们则背上行囊远走他乡,在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中,追逐着更加高远的未来。可巍巍青山还在这里,村庄还在这里,一年又一年,寂寞地守望着。春来时,千林啼啭;秋去时,万壑霜染;朝霞夕露中,只兀自静默庄严。

然而就在今天,我在百鸟的婉啾中,分明是清晰地听到了那熟悉的久远的声音,那是大山最后留守的“樵夫”了吧!我闭上眼睛,仔细聆听着这醉人的乡音,努力分辨着梦境与现实。多少年来,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,偶尔听到类似的声音,我都会有一种时空的错觉,总是在瞬间不知身在何处,总是仿佛闻到阿妈灶间的饭菜已香了,阿爸正从山梁的峰路上,如河流中的排夫一样,将一根根竹木浩浩荡荡一路欢歌地放下山来,再将它们运出山去,卖柴买米度时光。

简单的物质生活,成就简单的快乐,简单的满足。那种快乐,是在汉子们开怀地打量估测着一堆堆竹木的重量时;是在心里盘算着这一批山货的收入时;是在送完货回来的集市上,给家里的女人孩子挑选必需的喜爱的小物件时……时光总是悄无声息地

逆转和改变着一切。

当樵夫们渐行渐远,当一个个小樵夫站在城市的高楼上,只能远远地眺望一眼那层叠的山峦,然后继而坚定又自信地穿梭在职场人群;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地驶入全新的时代,偶尔听到的也是电锯的轰鸣代替了传统的“咚咚”砍伐。这是悲,还是喜?

哦,你这留守的孤独的樵夫,那缓缓有力地敲击一声一声自风中传来,有谁还能在这寂静的清晨,牵动我温习那些久远的情愫?

青山亦默默,美丽安然。春去春又来,你就勃勃地生长吧,纵然我不再向你索取,但我会穿越城市的霓虹,回望你的朗朗皓月。我还会一次次地投入到你清新芬芳的怀抱,吮吸你甘凉的气息,呼出肺腑的污浊。要在你清澈欢快的山涧中,涤去满身的疲惫,再一身轻松地走向城市。

哦,那缓缓有力地敲击还在一声一声孤单地传送,仿佛自远古而来,又即将随着时光滚滚而去。念天地茫茫,一切皆是过客匆匆,几欲茫然。无论我们愿与不愿,肯与不肯,人生的许多东西一直在无声地告别中,我们在告别中蜕变,在告别中日益成长。

离乡已久,偶尔回到山里的老家小住几日已是很盼望的事情。周日的这天清晨,于朦胧睡意中,隐约听见村后的山间传来一阵缓缓有力的“咚、咚、咚”的声音。不用睁开眼睛,我在心里就已经笃定这声音,是来自一位正在山间伐木的男人。这熟悉而亲切的音符,早已注肌入骨,无论身在何处,常常萦绕心头。

幼时岁月,这“咚咚”声回荡在千沟万壑间,横岭侧峰上,此起彼伏,响彻云霄。空山虽不见人,但闻斫木声声!那是大山的男人们常有的工作状态,太阳出山前就得上山去砍竹伐木,待到自家的女人在山下一阵吆喝:回来——吃——早——饭咯!男人们才“哗哗啦啦”拖着一早上的战利品下了山来。

一直以为,山里人的生活就是这样,以千百年来亘古不变的方式,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并世世代代再延续下去。

可是突然有一天,那些原本在山间回荡的“咚咚”声,渐渐消失殆尽,任凭我怎样的专注凝神,也未曾再听见。山还是这样的葱茏,竹木愈加青碧,而“樵夫”却渐渐不见了踪迹。

是的,“老樵夫”们正日渐老去,或已长眠于青山